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 第二十卷 巧妓佐夫成名

野狐變幻及奸臣，亦有銜冤墮落身。 謫降神仙並古佛，就中人品不同倫。

話說妓女之中，人品盡自不同，不可一律而論。第一句「野狐變幻及奸臣」，那野狐變幻是李師師，就是宋徽宗與他相好的。李師師是汴京名妓，容貌非常豔麗，果然是宋宮中三千粉黛、八百嬌娥，也比他不得標緻。秦少游曾有贈李師師的詞兒道：「看遍潁川花，不似師師好。」此詞傳播於宮禁之中，因此徽宗動念，不是從地道里走將出來，就是載李師師進宮，與他日逐盤桓淫戲。徽宗最喜道教，敬重一個道士林靈素，精通道法，能知天上地下、神仙鬼魅之事。一日雪天，在宮中與徽宗同在火爐邊向火，林靈素忽然聞得一陣異香襲人，驚起向空作禮道：「天上九華玉真仙子過。」少頃之間，卻是安妃走來。停了一會，林靈素聞得一陣狐臊臭，大驚道：「怎麼宮中有野狐精？」急起搜索，少頃之間，卻是李師師走來。林靈素大罵道：「怎生野狐精敢大膽在宮中作怪？」急忙取火爐中鐵火箸，要把李師師刺死。徽宗慌張，急忙抱住，不容下手。後來人方知李師師是野狐精，所以能媚人如此，所謂「野狐變幻」者此也。惠州曾有一個娼女，被天雷震死，身上有朱書一行字道：「李林甫以毒虐弄權，帝命震死，七世為牛九世娼。」所謂「奸臣」者此也。

第二句「亦有銜冤墮落身」，那銜冤的是玉通長老，在臨安竹林峰水月寺修行二十年，且是至誠。柳府尹只因玉通不來參謁，心中著惱，暗暗叫營妓紅蓮假裝寡婦，清明祭掃，挨進水月寺，要他坦腹磨臍。那玉通生平不曾見此物之面，怎生便熬得住？霎時間不覺磨出那好事來。柳府尹做首詩來嘲笑道：

水月禪師號玉通，十年不下竹林峰。

可憐數點菩提水，傾入紅蓮兩瓣中。

玉通見了，甚羞甚恨，道：「我好端端在此修行，何苦設計賺我，卻怎生饒得他過？」遂寫八句偈道：

自入禪門無罣礙，五十三年心自在。

只因一點念頭差，犯了如來淫色戒。

你使紅蓮破我戒，我欠紅蓮一宿債。

「身德行被你虧，你家門風被我壞。」

寫罷，遂翻一個筋頭投入柳府尹渾家胞內，做個女兒，長大為娼，就名柳翠，居於抱劍營。但一靈不迷，性好佛法，極喜施捨，造橋萬鬆嶺下，名柳翠橋；鑿井營中，名柳翠井，感得道兄臯亭山月明和尚為說佛法因果、本來面目，柳翠言下大悟，遂沐浴端坐而化，歸骨臯亭山，所謂「銜冤」者此也。宋時有個妓女，聰明無比，名滿長安，口中時時出青蓮花之香。學士歐陽修道：「這女子前世定是誦《法華經》之人，只因一念之差，誤落風塵。那誦《法華經》者，口中方吐青蓮花香。」特召這個妓女來問道：「你曾誦《法華經》否？」妓女道：「不曾誦。」歐陽修即取一部《法華經》與他誦，誦過一遍之後，就背得出，果像平日慣誦之人。但投胎之時，一點色情不斷，誤墮風塵，所謂「墮落」者此也。

那「謫降神仙」是唐時女妓曹文姬，工於翰墨，為關中第一，號為「書仙」。凡求為伉儷者，先投詩一首，以待其自擇。那投詩之人，堆山積海而來，文姬只是不理。岷江有任生者，投首詩道：

玉皇殿上掌書仙，一點塵心謫九天。

莫怪濃香薰膩骨，霞衣曾惹御爐煙。

姬得詩，大喜道：「他知我來歷。」遂結為夫妻。五年後因歌送春詩，乃對任生道：「妾本上界司書仙，以情愛謫居人世，今當昇天，子宜偕行。」遂見朱衣吏持玉版而至道：「李長吉才子新撰《白玉樓記》，召汝書碑。」任生方悟文姬為天上仙女，遂同拜命，舉步騰雲而去，世因名此地為「升仙裡」。那「古佛」是唐朝慶歷年間延州一個女妓，專與無賴貧窮之人交合，不接錢鈔，如此幾年而死。後來一個西域僧繞墓禮拜。眾人都笑道：「這是淫娼，怎生禮拜？」西域僧道：「此是捨身菩薩化身，因見貧窮無賴之人無力娶妻、無錢得嫖，所以化身為娼，以濟貧人之欲。」說罷，掘出骨頭來看，果是一具黃金鎖子骨，節節勾連。眾人大驚，遂建塔設齋，極其弘麗。

看官，你道妓女之中，種種不同如此。唐、宋、元都有官妓，我國初洪武爺時也有官妓，共建十六樓於南京：

來賓 重譯 清江 石城 鶴鳴 醉仙

樂民 集賢 謳歌 鼓腹 輕煙 淡粉

梅妍 翠柳 南市 北市

只因後來百官退朝之暇，都集於妓家，牙牌累累，懸於窗櫺，終日喧嘩，政事廢弛，因此庶吉士解縉奏道：「官妓非人道所為，可禁絕之。」後都御史顧佐特上一疏，從此革去官妓。但娼妓之中，從來有能事之人，有男子做不來的，他偏做得。

話說嘉靖年間，京師有個女妓邵金寶，與口西戴綸相好。這戴綸後為京營參將，因與咸寧侯往來帶累，犯在獄中，將問成死罪。戴綸自分必死，況且家鄉有數千里之遠，若不死在刀下，少不得要死在獄中，遂取出囊中三千餘金，付與邵金寶道：「俺今下獄，生死不可知，你若有念俺之情，可將此三千金供給我，以盡俺生前之命罷。」邵金寶大哭，遂收了這三千金，暗暗計較道：「若只把這三千金將來供給，有何相干？須要救得他性命出，方才有益。」遂先把些銀子討了幾個標緻粉頭，將來賺錢。看見財主之人，便叫粉頭用計，大塊起發他的錢財，將來送與當事有勢力之人。凡是管得著戴綸並審問定罪之人，都將金銀財寶買囑其心，並左右前後獄中之人，要錢財的送與錢財，要酒食的贈以酒食，並無一毫吝惜之心，只要救得戴綸性命。若到審問之時，邵金寶不顧性命，隨你怎麼鞭撻交下，他也再不走開一步，情願與戴綸同死同生。一邊獄中供給戴綸，再無缺乏；一邊用金銀買上買下，交通關節。直到十年，方才救得戴綸性命，漸漸減輕罪犯，復補建昌游擊。邵金寶還剩得有四千多金，比十年前還多一千，盡數交與戴綸。那戴綸的妻子聽得邵金寶救出丈夫性命，仍做游擊將軍，好生感激，從家中來探望丈夫，請邵金寶坐在上面，叫左右丫鬟挽扶住了，不容邵金寶回禮，當下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拜了八拜，對丈夫痛哭道：「丈夫受難，妾身有病不能力救。今邵氏替我救得，妾身甚是慚愧，怎生報得邵氏之恩？你當同邵氏到任所而去，妾自回歸。」遂大哭而去，邵氏再三挽留不得。戴綸遂與邵金寶同到任所。看官，你道這樣一個妓女，難道不是古來一個義俠麼？有詩為證：

解紛排難有侯嬴，金寶相傳義俠聲。

若使男兒能似此，史遷端的著高名。

這邵金寶不是西湖上人。話說西湖當日也有一個妓女，與邵金寶一樣有手段之人，出在宋高宗紹興年間。高宗南渡而來，裝點得西湖如花似錦，因帝王在此建都，四方商賈無不輻輳，一時瓦子勾欄之盛，殆不可言。內中單表一人曹妙哥，是個女中丈夫，真拳頭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馬，年登二十五歲，最喜看那《汧國李夫人傳》，道這李亞仙真有手段，那鄭元和失身落局，打了蓮花落，已到那無可奈何之地，他卻扶持丈夫起來，做了廷對第一人。若不是李亞仙激勵，那鄭元和准准做了卑田院乞兒，一牀草薦，便是他終身結果之場了。果是有智婦人勝如男子。這樣一個人，可不與我們爭氣！我若明日學得他，也不枉了做人一場。自此之後，常存此念。

有個吳爾知，是汴京人，來臨安做太學生，與曹妙哥相處了幾晚。曹妙哥見這人是個至誠的君子，不是虛花浮浪的小人，倒有心看上了他。爭奈這吳爾知是個窮酸，手裡甚是不濟，偶然高興走來，幾晚後便來不得了。曹妙哥心中甚是記念，叫招財去接了兩

次。吳爾知手頭無物，再不敢上曹妙哥之門。三月初一日，曹妙哥一乘轎子抬到上天竺進香，進香已畢，跨出山門，恰好吳爾知同兩三個朋友在那裡遊戲。曹妙哥就招吳爾知過來，約定明日準來。說罷，曹妙哥自回。次日，吳爾知本不要去，因見曹妙哥親自約定日子，只得走到他家。曹妙哥出來見了道：「你怎生這般難請，莫不是有甚麼怪我來？」曹妙哥是個聰明之人，早已猜夠八分。吳爾知道：「沒有工夫走得來。」曹妙哥道：「沒有工夫，卻怎生又有工夫到天竺閒戲？你不必瞞我，我早已猜定了，總是客邊缺少盤費，恐到我這裡要壞錢鈔，所以不來。我要別人的錢鈔，斷不要你的錢鈔。銀子也要看幾等要，難道一概施行？我知你是窘乏之人，不必藏頭露尾。你自今以後竟在我這裡作寓，不要到處去，省得自己起鍋動灶，多費盤纏。」吳爾知被曹妙哥說著海底眼，又有這一段美意，便眉開眼笑起來。從這日起，就住於曹妙哥處。曹妙哥道：「你可曾娶妻？」吳爾知道：「家寒那得錢來娶妻？」曹妙哥道：「你這般貧窮，怎生度日？你可有甚麼技藝來？」吳爾知道：「我會得賭，喝紅叫綠，頗是在行。」曹妙哥道：「這便有計了。你既會得賭，我做個圈套在此，不免叫幾個慣在行之人，與你做成一路，勾引那少年財主子弟。少年財主子弟全不知民間疾苦，撒漫使錢。還有那貪官污吏做害民賊，剝小民的金銀，千百萬兩家私，都從那來棍撈子、竹片枷鎖，終日敲打上來的，豈能安享受用？定然生出不肖子孫，嫖賭敗蕩。還有那衙門中人，舞文弄法，狐假虎威，嚇詐民財，逼人賣兒賣女，活嚼小民。還有那飛天光棍，裝成圈套，坑陷人命，無惡不作，積攢金銀。此等之人，決有報應，冤魂纏身，定生好嫖好賭的子孫，敗蕩家私，如湯澆雪一般費用，空裡得來巧裡去，就是我們不贏他的，少不得有人贏他的。杭州俗語道：『落得拾蠻子的用。』若有人來落場時，你休得說出真名姓，今日改姓張，明日改姓李，後日改姓錢，如此變幻，別人便識你不出。我將本錢與你，專看勢頭，若是骰子興旺，便出大注，若是那人得了采頭，先前贏去，須要讓他著實贏過，待後眾人一齊下手，管取一鼓而擒之。你若積攢得來，以為日後功名之資，何如？」吳爾知喜從天降，便拍手道：「精哉此計！吾當依計而行。」曹妙哥便去招那十個慣賭之人，來與吳爾知結為相知之契。那十個人都有諱名：

白贏全 金來湊 趙一果 伍萬零 到我家
屈殺你 咱得牢 王無敵 宋五星 鎖不放

話說這曹妙哥畫出此計，把這十個人與吳爾知八拜為交，從此為始，招集那些少年財主子弟、貪官污吏子孫，做成圈套局賭。那吳爾知原是賭博在行之人，盆口精熟，又添了這十個好弟兄相幫，好不如意。看官，你道那些慣賭之人，見一個新落場不在行的財主，打個暗號，稱他為「酒」，道有一盅酒在此，可來吃，大家都一哄而來，吃這盅酒，定要把這一盅酒，飲得告乾千歲、一覆無滴，方才罷休。那怕千錢萬貫，一入此場，斷無回剩之理，定要做《四書》上一句道是「回也其庶乎」，『屢空』二字。這一干人真是折人家的太歲兇神，奉勸世人豈可親近！曾有賭博經為證：

賭博場中，以氣為主。要看盈虛消息之理，必熟背孤擊虛之情。三紅底下有鬼，斷要挪移；
劈頭就擲四開，終須變幻。世無長勝之理，臺戰久而必輸；我有吞彼之氣，屢取贏而退步。銜
紅夾綠，須要手快眼明；大面狹股，定乘戰酣人倦。色旺急乘機而進，少挫當謹守以熬。故知
止便爾無輸，苟貪多則戰自敗。若識盆中巧妙，定然一擲千金。

話說吳爾知得了這幾個幫手，賺了許多錢鈔，數年之間，何止三五千金，連幫手也賺了若干銀子，只吃虧了那些少年子弟。曹妙哥見積攢了這許多銀子，便笑對吳爾知道：「我當日道，若積攢得錢來，以為日後功名之資。」吳爾知道：「我這無名下將，胸中文學只得平常。《西遊記》中豬八戒道得好，『斯文斯文，肚裡空空』，我這空空之肚，只好假裝斯文體面，戴頂巾子，穿件盛服，假搖假擺，將就哄人過日。原是一塊精銅白鐵的假銀，沒有什麼程色，若到火上一燒，便就露出馬腳，怎生取得『功名』二字？」曹妙哥道：「你這秀才好傻，那《牡丹亭記》說得好，『韓子才雖是香火秀才，恰也有些談吐。』你怎麼滅自己的威風？你只道世上都是真的，不知世上大半多是假的。我自十三歲梳籠之後，今年二十五歲，共是十三個年頭，經過了多少舉人、進士、戴紗帽的官人，其中有得幾個真正飽學秀才、大通文理之人？若是文人才子，一發稀少。大概都是七上八下之人、文理中平之士。還有若干一竅不通之人，盡都僥倖中了舉人、進士而去，享榮華，受富貴。實有大通文理之人，學貫五經，才高七步，自恃有才，不肯屈志於人，好高使氣，不肯去營求鑽刺，反受饑寒寂寞之苦，到底不能成其一官。從來說，『一日賣得三擔假，三日賣不得一擔真。』況且如今試官，若像周丞相取那黃崇嘏做狀元，這樣的眼睛沒了。那《牡丹亭記》上道：『苗舜欽做試官，那眼睛是碧綠琉璃做的眼睛，若是見了明珠異寶，便就眼中出火，若是見了文章，眼裡從來沒有，怎生能辨得真假？』所以一味糊塗，七顛八倒，昏頭昏腦，好的看做不好，不好的反看做好。臨安謠言道：『有錢進士，沒眼試官。』這是真話。如今又是秦檜當權，正是昏天黑地之時，『天理人心』四字，一字也通沒有。你只看岳爺爺這般盡忠報國，赤膽包天，忠心貫日，南征北討，費了多少辛苦，被秦檜拿去風波亭，輕輕斷送了性命，連一家都死於非命，誰怕你那裡去叫了屈來？又不曾見半天裡一個霹靂，把秦檜來打死了。如今世道有什麼清頭、有什麼是非？俗語道：『混濁不分鯁共鯉。』當今賄賂公行，通同作弊，真個是有錢通神。只是有了『孔方兄』三字，天下通行，管甚有理沒理，有才沒才。你若有了錢財，沒理的變做有理，沒才的翻作有才，就是柳盜跖那般行徑、李林甫那般心腸，若是行了百千貫錢鈔，准准說他好如孔聖人、高過孟夫子，定要保舉他為德行的班頭、賢良方正的第一哩。世道至此，豈不可歎？你雖讀孔聖之書，那『孔聖』二字全然用他不著。隨你有意思之人，讀盡古今之書，識盡聖賢之事，不通時務，不會得奸盜詐偽，不過做個坐老齋頭、衫襟沒了後頭之腐儒而已，濟得甚事？你可曾曉得近來一個故事麼？」吳爾知道：「咱通不知道。」曹妙哥道：「近日有一個相士與一個算命的並一個裁縫，三人會做一處，共說如今世道變幻，難以賺錢，只好回家去。這兩個問這相士道：『你相面並不費錢，盡可度日，怎麼要回去？』相士道：『我先前在臨安，相法十不差一，如今世道不同，叫做時時變、局局遷，相十個倒走了九個。』這兩個道：『怎生走了九個？』相士道：『昔人方頭大面者決貴，今方頭大面之人不肯鑽刺，反受寂寞。只有尖頭尖嘴之人，他肯鑽刺，所以反貴。』那個算命的也道：『昔人以五行八字定貴賤，如今世上之人，只是一味財旺生官，所以我的說話竟不靈驗。』那個裁縫匠道：『昔做衣因時制宜，如今都不像當日了。即如細葛本不當用裡，他反要用裡，縐紗決要用裡，他偏不肯用裡；有理的變做無理，無理的變做有理，叫我怎生度日？』據這三個人看將起來，世道都是如此。況且如今世上戴紗帽的人分外要錢，若像當日包龍圖這樣的官，料得沒有。就是有幾個正氣的，也不能夠得徹底澄清。若除出了幾個好的之外，賊官污吏不一而足，衣冠之中盜賊頗多，終日在錢眼裡過日，若見了一個『錢』字，便身子軟做一堆，連一掙也掙不起。就像我們門戶人家老媽媽一般行徑，千奇百怪，起發人的錢財，有了錢便眉花眼笑，沒了錢便骨董了這張嘴。世上大頭巾人多則如此，所以如今『孔聖』二字，盡數置之高閣。若依那三十年前古法而行，一些也行不去，只要有錢，事事都好做。有《邯鄲記》曲為證：

有家兄打圓就方，非奴家數白論黃。少了他呵，紫閣金門路渺茫，上天梯有了他氣長。

從來道，家兄極有行止，若把金珠引動朝貴，那文章便字字珠玉矣。此時真是錢神有主、文運不靈之時。我如今先教你個打牆腳之法。」吳爾知道：「咱汴梁人氏，並不知道杭州的市語。怎生叫做『打牆腳』之法？」曹妙哥道：「譬如打牆，先把牆腳打得牢實端正後，方加上泥土磚瓦，這牆便不傾倒。如今你素無文名，若驟然中了一個進士，畢竟有人議論包彈著你。你可密密請一個大意思之人做成詩文，將來裝在自己姓名之下，求個有名目的文人才子做他幾篇好序在於前面，不免稱之贊之、表之揚之，刻放書版，印將出去，或是送人、或是發賣，結交天下有名之人，並一應戴紗帽的官人，將此詩文為進見之資。若是見了人，一味謙恭，只是閉著那張鳥嘴，不要多說多道，露出馬腳。誰來考你一篇二篇文章，說你是個不通之人，等出了名之後，明日就是通了關節，中其進士，知道你是個文理大通之人，也沒人來議論包彈你了。你只看如今黃榜進士，不過窗下讀了這兩篇臭爛括帖文字，將來胡遮亂遮，熬衍成文，遇著采頭，僥倖成名，脫白掛綠，人人自以為才子，個個說我是文人，大搖大擺，誰人敢批點他『不濟』二字來。」吳爾知聽了這一篇話，如夢初醒，拍手大叫道：「精哉此計！」即便依計而行。

妙哥果妙哥，爾知真爾知。

話說吳爾知自得此法之後，凡是有名之士來到臨安科舉，或是觀風玩景來游西湖之人，吳爾知即時往拜，請以酒肴，送以詩文，臨行之時，又有贐禮奉贈。那些窮秀才眼孔甚小，見吳爾知如此慇懃禮貌，人人稱贊，個個傳揚。他又於烏紗象簡、勢官顯宦之處，掇臂奉屁，無所不至。因此名滿天下，都墮其術中而不悟。但見：

目中僅識得「趙錢孫李」，胸內唯知有「天地玄黃」。借他人之詩文張冠李戴，誇自己之名姓吾著爾聞。終日送往迎來，驛丞官乃其班輩；一味肆筵設席，光祿寺是其弟兄。翻繒紳之名，則曰某貴某賤；考時流之目，且云誰弱誰強。聞名士笑臉而迎，拜官人鞠躬而進。果是文理直恁居人後，鑽刺應推第一先。

話說秦檜有個門客曹泳，是秦檜心腹，官為戶部侍郎。看官，你道曹泳怎生遭際秦檜，做到戶部侍郎？那曹泳始初是個監黃岩酒稅的官兒，秩滿到部注關上省。秦檜押敕，見曹泳姓名大驚，即時召見，細細看了一遍道：「公乃檜之恩人也。」曹泳再三思想不起，不知所答。秦檜又道：「汝忘之耶？」曹泳道：「昏愚之甚，實不省在何處曾遭遇太師。」秦檜自走入室內，少頃之間，袖中取出一小冊子與曹泳觀看。首尾不記他事，但中間有字一行道：某年月日，得某人錢五千、曹泳秀才絹二匹。曹泳看了，方才想得起，原先秦檜未遇之時，甚是貧窮，曾做鄉學先生，鬱鬱不得志，做首詩道：

若得水田三百畝，這番不做猴孫王。

後來失了鄉館，連這猴孫王也做不成了，遂到處借貸，曾於一富家借錢，富家贈五千錢，秦檜要再求加，富家不肯。那時曹泳在這富家也做鄉學先生，見秦檜貧窮，借錢未足，遂探囊中得二匹絹贈道：「此吾束脩之餘也，今舉以贈子。」秦檜別後，竟不相聞。後來秦檜當國，威震天下，只道另有一個秦丞相，不意就是前番這個秦秀才也。曹泳方才說道：「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！」秦檜道：「公真長者。厚德久不報，若非今日，幾乎相忘。」因而接入中堂，款以酒食，極其隆重。次日，教他上書改易文資，日升月轉，不上三年之間，做到戶部侍郎，知臨安府。

那時曹泳為人幕之賓，說的就靈，道的就聽，凡丞相府一應事務，無不關白。曹泳門下又有一個陸士規，是曹泳的心腹，或是關節，或是要坑陷的人，陸士規三言兩語，曹泳盡聽。那時曹妙哥已討了兩個粉頭接腳，自己洗乾身子，與吳爾知做夫妻，養那夫人之體。一日，陸士規可的來曹妙哥嫖他的粉頭，曹妙哥暗暗計較道：「吳爾知這功名准要在這個人身上。」遂極意奉承，自己費數百金在陸士規身上。凡陸士規要的東西，百依百隨，也不等他出口，凡事多先意而迎，陸士規感激無比。曹妙哥卻又一無所求，再不開口，陸士規甚是過意不去。一日，曹妙哥將吳爾知前日所刻詩文送與陸士規看，陸士規久聞其名，因而極口稱贊。曹妙哥道：「這人做得舉人、進士否？」陸士規道：「怎生做不得？高中無疑。」曹妙哥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是我的相知。不識貴人可能提掇得他否？」陸士規日常裡受了曹妙哥的恭敬，無處可酬，見是他的相知，即忙應道：「卑人可以預力，但須一見曹侍郎。待我將此詩文送與曹侍郎看，功名自然唾手。」曹妙哥就叫吳爾知來當面拜了。陸士規就領吳爾知去參見曹侍郎，先送明珠異寶、金銀彩幣共數千金為贊見之禮。曹泳收了禮出見，陸士規遂稱贊他許多好處，送詩文看了。曹泳便極口稱贊吳爾知的詩文，遂暗暗應允，就吩咐知貢舉的官兒與了他一個關節。辛酉、壬戌連捷登了進士，與秦檜兒子秦熺、姪秦昌時、秦昌齡做了同榜進士。那時曹泳要中秦檜的子姪，恐人議論，原要收拾些有名的人才於同榜之中，以示公道無私、科舉得人之意，適值陸士規薦這個宿有文名的人來，正中曹泳之意。那秦檜又說曹泳得人，彼此稱贊不盡。看官，你道這妓女好巧，一個爛不濟的秀才，千方百計，使費金銀，買名刻集，騙了世上的人，便交通關節，白白拐了一個黃榜進士在於身上，可不是千古絕奇絕怪之事麼？吳爾知遂把《登科錄》上刊了曹氏之名。有詩為證：

十載寒窗未辛苦，九衢賭博作生涯。
八字生來憑財旺，建安七子未為嘉。
六月鵬搏雌風盛，身跨五馬極豪華。
四德更宜添智巧，三星准擬照琵琶。
二人同心營金榜，一天好事到烏紗。

話說吳爾知登了進士，選了伏羌縣尉，曹妙哥同到任所而去。轉眼間將近三年之期，乙丑春天。怎知路上行人口似碑，有人因見前次中了秦檜的子姪，心下不服，因搬演戲文中扮出兩個士子，推論今年知貢舉的該是那個。一個人開口道：「今年必是彭越。」一個人道：「怎生見得是彭越？」這個人道：「上科試官是韓信，信與彭越是一等人，所以知今歲是彭越。」那一個人道：「上科壬戌試官何曾是韓信？」這個人道：「上科試官若不是韓信，如何取得三秦？」眾人大驚。後來秦檜聞知大怒，將這一千人並在座飲酒之人，盡數置之死地。遂起大獄，殺戮忠良不計其數，凡是有譏議他的，不是刀下死，就是獄中亡，輕則刺配遠惡軍州，斷送性命。秦檜之勢愈大，遂起不臣之心。秦檜主持於內，曹泳奉行在外，其勢驚天動地。那時吳爾知已經轉官，曹妙哥見事勢漸漸有些不妥，恐日後有事累及，對丈夫道：「你本是個爛不濟的秀才，我勉強用計扶持，瞞心昧己，騙了天下人的眼目，僥倖戴了這頂烏紗。天下那裡得可以長久僥倖之理，日久必要敗露，況且以金銀買通關節，中舉中進士，此是莫大之罪。明有人非，陰有鬼責，犯天地之大忌，冒鬼神之真恨，冥冥之中，定要折福折壽。如今秦相之勢驚天動地，殺戮忠良，罪大惡極，明日必有大禍。況你出身在於曹泳門下，日後冰山之勢一倒，受累非輕。古人見機而作，不如休了這官，埋名隱姓，匿於他州外府，可免此難。休得戀這一官，明日為他受害！」吳爾知如夢初醒，拍手大叫道：「賢哉吾妻，精哉此計！」即便依計而行，假托有病，出了致仕文書，辭了上官，遂同夫人賣了些金銀細軟之物，改名換姓，就如范蠡載西子游五湖的光景，隱於他州外府終身，竟不知去向。果然，秦檜末年連高宗也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奈何他不得。幸而岳爺有靈，把秦檜陰魂勾去，用鐵火箸插於脊骨之間，烈火燒其背，遂患背疽，如火一般熱，如盤子一般大，爛見肺腑，甚是危篤。曹泳卻又畫一計策，待高宗來視病之時出一札子，要把兒子秦熺代職。札子寫得端正，高宗來相府視病，秦檜被岳爺爺拿去，已不能言語，但於懷中取出札子，要把兒子秦熺代職。高宗看了，默然無言，出了府門，呼幹辦府事之人問道：「這札子誰人所為？」幹辦府事之人答道：「是曹泳。」秦檜死後，高宗遂把曹泳勒停，安置新州，陸士規置之死地。若當日曹妙哥不知機，吳爾知之禍斷難免矣。曾有古風一首，單道這婦人好處：

世道歪斜不可當，金銀聲價勝文章。
開元通寶真能事，變亂陰陽反故常。
賭博得財稱才子，亂灑珠璣到處揚。
懸知朝野公行賄，不惜金銀成斗量。
曹泳得賄通關節，謬說文章籌策良。
一旦白丁列金榜，三秦公子姓名張。
平康女士知機者，常恐冰山罹禍殃。
掛冠神武更名去，誰問世道變滄桑！